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

文库

天堂梦旅

D A N G D A I

Z H E N T A N

T U I L I 彭祖贻 著

X I A O S H U O

E N K U

Q Z C B S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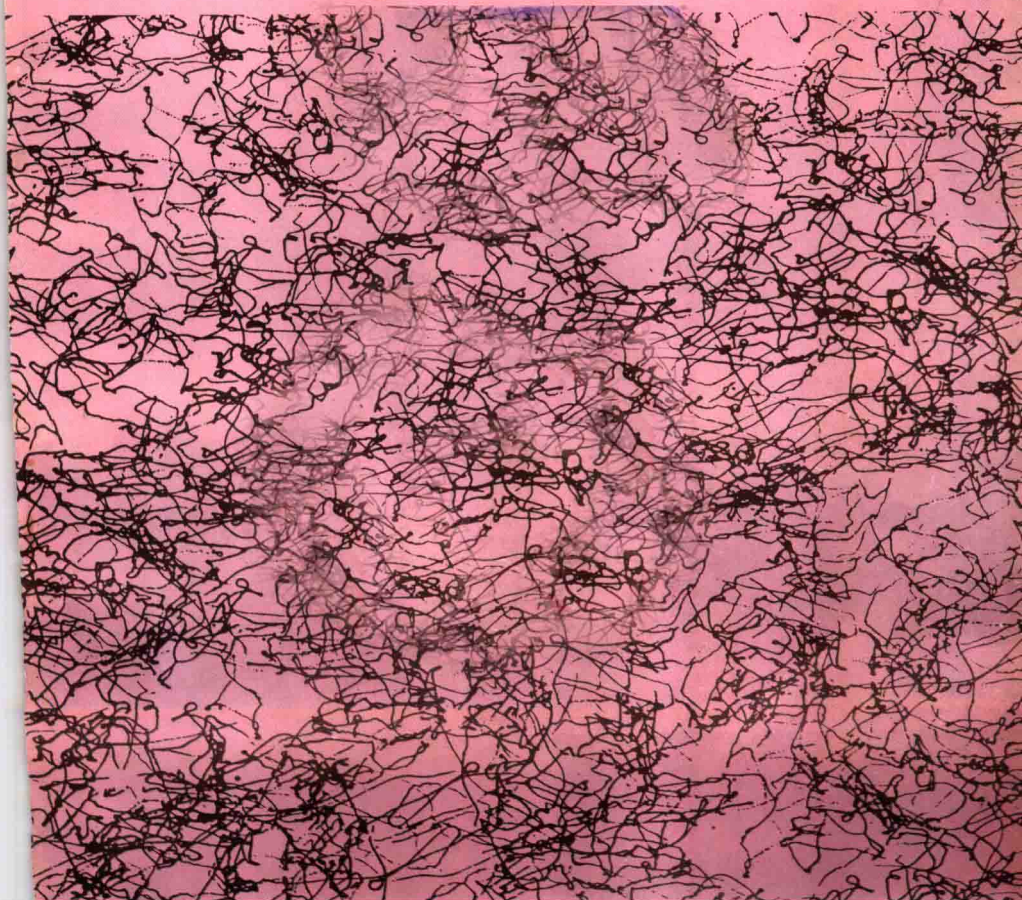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

文库

44.572

PZY

天堂梦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梦旅/彭祖貽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2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698-2

I. 天…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158 号

技术设计: 祝燕君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天堂梦旅

彭祖貽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33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698-2/I·676 定价: 14.50 元

印数: 0001-6000 册

天堂梦旅

1

莲花山庄是一座四星级的宾馆，远在城东莲花湖中的一座小岛上，这岛就叫莲花岛。岛上有一座龟背形的小山，常年覆盖着绿色的针叶乔木。山庄依山傍水，清一色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建筑风格。岛西有一座大桥与城市的滨湖大道相接。桥西立着两座汉白玉华表，立柱上的浮雕飞龙舞凤、莲花绽放。通过大桥上岛，要穿过一座巨大的彩虹式拱弧。一到夜晚，拱弧上的彩灯闪亮，远看真的如彩虹径天，穿过彩虹方是莲花山庄的地界，大片绿茵茵的草坪环绕着一个大型的音乐喷泉池，喷泉一般到夜间才开放，在光色各异的彩灯辉映下，银色的水线随着音乐的旋律摇曳变幻，构成一道瑰丽多姿的风景线。

莲花山庄是湖城市近年投资兴建的重点项目之一，是湖城筑巢引凤、吸引投资的重点工程。建成之后的生意却不象预想那么好，一直处在负债经营的状态，有时连员工的正常工资都难以保障，因此，不得不想方设法利用莲花岛上有限的资源，开发面向普通市民的服务项目，“情人坪”就是这样产生的。

“情人坪”位于莲花岛的东南角，是利用湖边一片绿色植被圈起来的一个特殊区域。隔离带是一道抬腿就可以跨越的仿罗汉竹矮篱笆，草坪上散落一些半人高的帐篷，帐篷刚好能容纳两人坐卧，篷口对着湖面。近处湖畔有大片荷叶飘动，时入秋季，荷叶虽有几分凋零的迹象，但仍不失为美丽的景观。放下篷口的帷帘，那里面便成了温馨的二人世界。这里一个帐篷的基本租金是20元，两小时后每小时加价3元，开业后的生意一直很好，因为这里有保安员值班，警察巡逻一般不到这里来，情人在这里幽会比哪儿都安全，特别是对于那些偷情的男女来说，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

10月18号晚上在“情人坪”上班的员工是女收款员李秀珍和保安员吴和平、张佑民三人。这天是周末，天空月明星朗，是个情人幽会的好天气。晚上8点30分左右，两名保安员都在登记处的窗口与李秀珍聊天，来了这天第一个登记的顾客，这是个身高1米75左右的青年男子，黑黑的皮肤，身体很壮实，蓄着短平头，穿着一件敞怀的米黄色高尔夫夹克衫，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口音：“有篷子吗？”

“有。”李秀珍回答。

“给登一间、紧挨湖的。”那人说。

李秀珍给他登了15号篷，那人交了100元押金并在登记簿上随手签了个“张”字。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举止显得很内行，这里是先交押金，离开时再结算的结帐方式，结帐时凭帐篷的号牌。那人办好手续之后拿着帐篷号牌转身走了，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的理解是去喊他在不远处等候的女友，女性在这种场合往往要被动一些。但他领来的却是一对60开外的老年男女，一看就是那种对时下的新潮跟不上趟的人物。老头子穿着藏青色的中山服，花白的头发，瘦长的个子，背微有些驼，脸上的皱纹紊乱而深刻，老太太稍微要胖一些，穿的是一套灰色的涤卡春秋装，服装的式

样陈旧，是早年曾经流行过的那种女干部服。那青年对这对老人的神态很恭敬，在入口处做了个请的姿势，还说了一句“这里的空气特别好，你们在这里耐心等待一会儿。”那老头子则好象有些烦躁，嘀嘀咕咕好象说什么人架子大，老太太则劝他听从那青年的安排，他们之间的对话用的是一种很难听懂方言。那青年安顿好两位老人之后又出来了，过了约摸一刻钟的样子又捧着一个小纸箱来了，向保安员解释说是“给老人送点儿饮料，纸箱没有封口，里面有塑料瓶装的矿泉水和易拉罐。又过了大约20多分钟，那男青年才离开，从此再没见他露面。

发现出事是10月19号早晨6点40分左右，按规定，在“情人坪”值夜班的员工是在早晨7点钟下班。但在一般情况下都要早于这个时间，只要客人都走了，他们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这天晚上共有23对男女进入“情人坪”，在凌晨两点之前走了22对，唯独15篷的那对老年人没有出来结帐。因为不便打扰客人，李秀珍他们只好耐心等待，俩人还在一块儿嘀咕说老家伙的瘾头比年轻人还大。直到过了早晨6点半钟，李秀珍实在困得不行了，才对吴和平和张佑民说：“你们是不是去催催那两个老家伙，他们在里面“幸福”了一夜，我们在外面熬了一个晚上，这会儿也该差不多了吧？”

这时，太阳已从莲花湖的东面露出脸来，毫无遮掩的水平线一派霞光灿烂的景色，晨风微微地吹拂着，湖面的碧水都给吹皱了，粼粼地泛着波光，几只白色的水鸟在水天之间翔翻。近处湖畔，大片的荷叶亭亭玉立，虽有人秋的凋零迹象，反倒给过分雅致的湖景平添了几分沧桑美。两名保安员装着散步的样子沿着湖滩走近15号篷，他们不想给客人留下催人走路的印象，只是有意地大声说着话，但不见篷中有动静。起先他们以为两位老人是睡熟了，后来说话的时间长了仍没有反应，这才感到奇怪。至近处观察，从湖风吹动的帷帘缝隙之中看到两位老人均曲卷着卧在篷

中，喊了几声仍不见回声，这才掀开帷帘往里瞧。他们看到的是晨光下的两副僵死的面孔。

显而易见，两位老人均是中毒死亡。

刑警们赶到现场之后，法医在作尸表检查时就判断是氰化物中毒。现场的那个小纸箱里还有些未开启过的矿泉水和易拉罐饮品，还有几袋瓜籽、果脯类的食品也都没打开包装，唯有纸箱盖上放了两听已经开启的马蹄爽易拉罐，稍作检查便发现罐壁上有针孔和封堵针孔的蜡迹，也就是说，毒物是通过人为注射进入易拉罐内的。法医判断的死亡时间是18日晚9时左右，由此可见，他们在那青年人离开之前就死了，现场的物品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连死者的指纹都未发现。这个案件的他杀性质是毫无疑问了，那个忙前忙后的年轻人是唯一的凶嫌，而且在两位老人中毒死亡之后，还不慌不忙地对现场作了相应处置才离开。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件。刑警们认为，凶手敢于公开露面、死者又是外地口音，极有可能双方都不是湖城当地人。

案件的发生，无疑使“情人坪”三位值夜班的员工处在受审查的位置，收款员李秀珍一开始便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她以前曾当过客房部的经理，去年重新组合班子的时候给拉下来了。因此，说话总带有一股不满的情绪，她说她的责任就是收款，别的一概不管，安全上出了问题应由保安员担待。

莲花山庄设有保安部，负责整个山庄保安工作的是副总经理兼保安部长余玮女士，是一个在湖城社交场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女人。她先于公安人员到达现场，在技侦人员勘查现场的过程中，她向湖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专门负责大要案侦破的一大队大队长向泽兵介绍了两名保安员的情况。

吴和平以前当过武警战士，复员时，由于是农村户口，没能安排合适的工作，在城里几个单位干过临时工，到莲花山庄当保安员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对在“情人坪”值班一直有些不满，甚

至找余玮公开谈过，（说这份工作跟旧社会妓院的护院保镖差不多，）多次要求更换工作，听说他已经另外在联系单位，只要单位合适他就有可能跳槽。

张佑民是山庄的一位前任副总经理的儿子。高考落榜后，他自己找关系，自费到省里一所警察学校办的保安员培训班学习了半年，拿到了合格证书，在别的单位当了两年多保安员，去年山庄调整领导班子时，她母亲失去了副总经理的位置，一气之下提前办了病退手续让儿子顶职，算是山庄的正式职工。

莲花山庄是城东分局的莲花湖派出所管辖。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叫韩冷，以前在市局刑侦支队干过，是向泽兵的老部下。看现场时向泽兵就讥消他：“小韩，你现在开放的水平够可以的哈，在你辖区居然出现了‘情人坪’这样的地方，连保安措施都跟上了。”

韩冷说：“这怨不得我，市里把莲花山庄划为涉外宾馆，名义上是在我的辖区，但我们却管不了，规定不准我们随便来，怕我们来多了搅了山庄的生意，影响开放形象，客人不敢来了，我有什么办法？”

向泽兵说：“打皮条还派人站岗，这就叫开放？我闹不懂。”

余玮说：“让你们警察三天两头的来查房，我们莲花山庄干脆关门算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也需要让投资人、企业家有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才是，人家韩国、泰国干脆就设了红灯区，泰国的芭迪亚连人妖表演都是公开的，我们这算什么？顶多也只能算是踩红线。”

向泽兵不想与她发生正面冲突，便换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也听到过一种理论，叫繁荣娼盛，娼是娼妓的娼。这人就是怪，环境一宽松，裤带也变得宽松了，听说你这里前不久有一对嫖客暗娼冒充日本人登记，男的报名字叫龟头正雄，女的报名字叫松下带子。”

余玮听这话笑起来：“又是谁在乱说？我们做宾馆业的就怕跟

你们警察打交道。”

向泽兵说：“我们这些人讨嫌归讨嫌，可这一旦死了人你首先要找的人还是我们。你想不见还不行，这回怕是要住下来了。”

余玮说：“客房我们这里多的是，只是你们进进出出的最好是穿便衣，别把我的客人全给吓跑了。要我配合的工作我保证不含糊。”

说话间，已经有人把张佑民等三人找来了，请他们回忆头天晚上的情况，余玮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认真回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只要提供了对破案有益的线索，山庄可以给予重奖。

张佑民听了这话便望着余玮笑，模样有些古怪，余玮便问他：“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张佑民说：“这案子并不难破，就看有人说不说真话，只要说真话，案子破起来就容易了，不定立马就把案子破了。”

余玮问：“你说的那人是谁？”

张佑民吞吞吐吐地说：“说错了我怕人怪！”

向泽兵说：“错了也不要紧，我们总是要调查的，你就大胆说吧。”

张佑民看着余玮说：“那我可真的说了？”

余玮说：“我就是要你说嘛。”

张佑民说：“我说归说，就怕我的话说出来你听了不高兴。”

余玮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佑民说：“是这样，昨晚那个来登记的年轻人我好象在哪儿见过，发现出事儿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刚才总算是想起来了，17号下午我就见过这人。”

“在哪儿见过的？”

“在咱们山庄大堂门口，时间好象是下午四点多钟，余经理，你也应该见过他，他还在大堂门口与你讲过话呀。”

“与我讲过话？前天下午四点多钟？”余玮认真了，“你让我想想。前天下午四点多钟我在大堂门口与谁讲过话呢，这一下子叫我就真难想了，我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大堂门口跟人讲话，有熟人也生人，我知道你说的这人是谁呢？”

张佑民说：“这事儿好办，反正那家伙我们三人都见过，公安局不是有人会画模拟像吗？我们说特征，你们把像画出来，余经理一看就知道是谁了。”

“你这小张还真有点头脑哈，知道得不少，”向泽兵夸奖了他几句，又回身四顾，“小黄，黄宜轩，噫，他人呢？”

女刑警郑琼回答说：“刚才还看到他在这儿附近转悠，这会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向泽兵吩咐说：“这件事就交给你和黄队长了，你去找他吧，争取今天就把模拟像搞出来。”

2

郑琼沿着湖边找了一段儿，老远看见黄宜轩独自一人在湖滩上散步。这是个身材高大、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虽然时令已入秋季，他还穿着一件短袖T恤衫，胸脯鼓出两个结实的半球，裸露在外面的胳膊粗壮有力，肌健凹凸。他昨天才把一件复杂的犯罪团伙案件移交出去，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整一下就给拉到这里来了，满脸的胡子使得他的年龄显得很模糊，看上去要比他本身的年纪老成很多。实际上，他是北方一所著名的刑警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年龄尚不满30岁，刚刚当上刑侦一大队副队长不久，是刑侦支队公认的一名极有前途的探员。但他的性格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比较内向，无形之间让人感到有些傲气，实际上，他这种内向的性格是自小养成的。他是农家子弟出身，家距湖城市有数百公里之遥，家乡是洪湖之滨的一座小渔村，他们那个村子姓氏宗

族观念很浓，黄姓在村子里独门独户，使得他从小就不太善于与人交际，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悲心理。进城读书之后，与城里那些天之骄子相比又更让他感到孤独，养成了一种独往独来的习性。今天早晨一进入莲花山庄，这里的湖光山色令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家乡那个遥远的小渔村，他又很不习惯眼前处处虚浮华丽的气息，他虽然在这座城市生活有好几年了，但从来都没有涉足过莲花山庄，他的精神世界与这种氛围格格不入，他诧异人们会炮制出“情人坪”这样的角落。在他看来，这种藏污纳垢的场所根本就不该让它在世界上存在。作为一名刑警，他对人世间存在着黑暗的层面和形形色色的罪恶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了，但是，当他站在“情人坪”那绿茵茵的草坪之上，面对秀丽的湖光，身感那种恬静、浪漫气息的时候，他的情绪却十分的恶劣，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为丑恶的行为营造出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此时，情绪都很难维持在一个侦查员所必需的沉静理智的状态。

人都是由生而死走完生命的历程，生命的一切内容都存在于一个顺向流淌的过程之中，但对于刑警来说，常常不得不逆向去探寻生命的秘密，每进入一起命案都是从一个死亡为开端，需要面对无言的死者去诠释破译死亡之谜。死者的灵智已随着肉体生命的死亡而消失，不论是走向天国还是地狱，它都无法与生者对话了，实际上，查清死因于死者本人也无任何意义，但人世间必须存在公道，必须是一个让善者为善、恶者怯于为恶的生存环境。让为恶者受惩而告慰亡灵也是刑警这种职业者自身价值之所在。在惩恶扬善的过程中他们自身也能得到一种斗士的欢乐。黄宜轩看过15号篷那对老年男女的尸体之后就离开了“情人坪”。两位受害人的装束很直观地给人一种土里土气的印象，很明显他们是不应该存在于“情人坪”的环境与氛围中的人，但他们又实实在在地死在这儿，这是一对现实与理性的矛盾。在现场询问了一下两位老人进入“情人坪”时的情况之后，他便一个人来到这

僻静一些的湖滩上，他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不受干扰的思考过程。因此，当他看到郑琼从远处向他走来的时候便皱起了眉头。

郑琼是本市分管财金工作的副市长郑佰秋的唯一女儿，母亲罗玉倩也是市工商局的一名副局长。这位大家闺秀去年才从政法学院毕业。本来她完全有条件选择法官、检察官、律师一类的职业，可她偏偏要到公安局当刑警，她说人的实际生活大都平淡乏味，她喜欢刑警这个职业所具有的那种神秘氛围与冒险精神，她说她当刑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华，父母都拿她没办法，只得随她的意思。分配到刑警支队后，领导上本来想安排她当内勤或干技术类的工作，她却非吵着要当外勤侦查员，这样才分配到专门负责大要案侦破的刑侦一大队，与黄宜轩同在一间办公室。

“一个在这里干什么呢？”郑琼走近问。

“随便走走。”黄宜轩敷衍地说。

“这里的风景真不错。”郑琼与他并肩而立，望着远处的湖面。这位姑娘平时就很少穿制服，今天是星期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在家休息，她赶到现场时穿着一条明黄色的长裙，裙裾在湖风的吹拂下飘飘洒洒，不知身分的人很难把她看成一名刑警，更象是一个从事艺术门类工作的女性。与黄宜轩共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又同在一间办公室，但她对这位学历与她不相上下、年龄大不了她几岁的副大队长似乎总象有点儿隔膜似的，觉得这人很不好接触。他似乎不太善于与女性同事相处，对她总是冷脸冷色，谈话也极少涉及工作之外的话题，很难想象他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别的生活内容。直到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才令她对他有点儿刮目相看。国庆前夕，局里为了活跃干警的业余文化生活，举办了一次文艺晚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各单位拿节目，刑侦一大队给分配了两个节目的任务。平时就喜欢唱唱跳跳的郑琼理所当然地要承担一个节目的任务。她报了一个独唱，但刁蛮地要求大队领导也带头演一个节目她才肯参加演出，她原以为会难为向

泽兵和黄宜轩的，没想到黄宜轩竟报了一个萨克斯独奏的节目，并在晚上演奏了《魂断蓝桥》和《爱的祈求》两支乐曲，赢得了满场喝彩。前来参加晚会的文艺界人士评价说他的演奏达到了准专业的水平。她这才发现他这人原来还有另外的一面，加上她平时就很钦佩他在侦查破案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能力，使得她有了了解他、接近他的愿望，情绪也出现了些微妙的变化。

太阳已经升高了，朝霞的色彩褪尽，阳光白白灼灼地耀眼，一群白色的水鸟时而群起飞舞，翔翻在水天之间，时而浮游戏耍于湖面，湖水泛着大片白色的粼光，“你看那群白色的水鸟，好大的一群！”郑琼见他不接她的话头，又找出一个话题说。

“唔，鸟儿是不老少。”黄宜轩应了一句，回头看了她一眼：“你不在现场呆着，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呢？”

“我问的是你！”黄宜轩的口气冷涩。

“向大队让我来找你。”

“干嘛？”

“说是要你跟我一道去搞摹拟画像，你要是不想搞，我这就去跟向大队说。”郑琼对他的冷淡有些不满，赌气地说。

“走吧。”黄宜轩却没去理会她的情绪，打头往“情人坪”方向走去。随后，他们把张佑民、吴和平、李秀珍三人带回了公安局，在微机室里呆了几乎一整天，郑琼操作电脑，将储存的各种人像构图调出来，头面部的各种零部件均可以拆卸组装，按照当事人的叙述要求变更。黄宜轩是一个画碳素速描的高手，在电脑画像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补充修改，到傍晚的时候，整出了一张三当事人均认可的犯罪嫌疑人的画像，他们大脑中抽象的记忆变成了有形的轮廓。郑琼高兴地说：“有了这张画像，这案子怕是不难破了。”

黄宜轩却朝她泼了一瓢冷水：“中国有几亿人口，长像相象的

人多的，凭这就能破案？他如果怕人认出来，也不敢那么公然活动。”

话虽这么说，摹拟画像还是迅速带到了莲花山庄，余玮辨认之后却很茫然，一方面说这画像看上去有点眼熟但却无法与一个具体的熟人联系起来，也记不起来17号下午是否与这人在大堂门口讲过话，黄宜轩只好请她作进一步的回忆。

围绕现场开展的调查却有了很大的进展，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死者竟是在山庄住宿的客人，住在南三栋三号的一套豪华双人间里，登记住宿的日期是10月17日17时，也就是说，他们在进入“情人坪”之前，已经在莲花山庄里呆了一个夜晚又一个白天，只是因为进入客房后便足不出户，才很少有人见过他们。但是，在总服务台的登记簿上却没有留下死者身份来历的记载，这套房间是一个男人持本市宏达商贸公司的业务副经理张小平的身份证登记的。派人去找张小平，张小平声称他的身份证丢失已经有一个多月了，17号、18号两天他一直在省城出差，与一家香港化妆品公司签订了一笔淡水珍珠交易的购销合同，且有合同书为证，19号中午才从省城回来。另外，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排除张小平的作案嫌疑——他是莲花山庄的常客，经常陪客户来打保龄球、洗桑拿浴和住宿，山庄很多服务员包括余玮都认识他，如果他是作案人绝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只能说是别人利用了他丢失的身份证。

莲花山庄由于经营状况不景气，住宿登记仅是流于形式，登记出一套住房便是一笔收入，至于住客是否是登记者本人则无人查验。严格地说，这属于管理上的漏洞，但这个漏洞是故意形成的，如果认真实行严格的查验制度，许多客人就不会到山庄来住宿了，正是这种踩红线的经营方式，吸引了不少图一夜风流的客人，这些人大多是款爷，权势部门的实力人物和一些虽然衣着入时但身份来历让人感到可疑的靓女们。象死者那样土里土气的客人住豪华双人间实在是非常罕见。

电脑摹拟画像在当天的调查中发挥了作用，总服务台的登记员认定他就是那个持张小平的身份证办理住宿手续并缴纳一千元押金的男子，南三栋三楼的服务员也认出就是这名男子带两位老人上楼的。两个班次的服务员都说两位老人入房后足不出户，18号一天的早中晚饭都是餐饮部派人按预订的标准送到房里。18号白天当班的服务员回忆，这天中午的时候，画像上的那个年轻人领了一个中年男人进了三套房，在房中呆了差不多一整个下午，期间，房间曾有人打电话到服务台要求送开水，服务员送开水到门口时听到里面有激烈的争吵声，敲门后，是那位年轻人开的门，堵在门口没让服务员进去。服务员在门口瞟了里面一眼，看见那老头儿在房里走来走去，样子很激动，接开水的年轻人还解释了一句，说是一家人在谈事情，有些分歧，劝劝就好了，服务员也没多管这种闲事。中年男人基本上没在服务员的脑子中留下什么印象，只大约记得年纪在40至50岁的样子，个子比较高，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他是什么时候离开房间的服务员也没发现。傍晚的时候那年轻人又从外面来了，晚上8点多钟领两位老人离开房间，9点多钟的时候，那年轻人又单独回房间呆了半个多小时才离开，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现人进房了。

刑警们检查了那套房间，两位老人携带的行李有一口旧皮箱和两只人造革旅行包，里面装的尽是衣物，包括过冬的棉衣棉背心，衣服大多半新半旧，但缝洗得很干净，另外还有几包干笋、香菇、黑木耳，皮箱和旅行包都被人翻过，未发现现金、票证和身份证件，在现场的尸体上也未发现，显然是被作案人全部搜走了，作案人有意识地使他们成为无名尸体。上述情况使刑警产生了以下印象：其一，死者可能来自比较偏远的山区，但从两人的手掌皮肤均比较柔软细腻的特点来看，都不是体力劳动者；其二，从他们随身携带的衣物情况看来，不象是出门作短期旅游，而象是要到某地长住，起码是要度过冬天，也许是要投奔什么人，在尚

未到达目的地之前被人接到莲花山庄加害了。作案的过程有条不紊，作案后又搜走了可能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因此，可以排除那种见财起意陡起凶念的谋杀，而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蓄意谋杀案。那么，是谁要杀害这两位老人呢？

3

余玮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

对于一个单身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异常空旷的地方，吊顶的宫灯下，三室两厅的住房装修得豪华舒适，时髦的硬木家具闪着乌红的幽光，各种进口电器设施齐全，但这个家却没有一点儿生气。

陪着公安人员在山庄里调查访问忙了一整天，她已经十分疲惫了，一进门就脱了衣服进卫生间，打开热水器冲了一个热水澡，换上宽松柔软的棉布睡衣回到客厅，给自己冲了一杯速溶咖啡，身体放松地靠在沙发上，随手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一连换了几个频道都没有什么可看的电视节目，索性又把电视关了。屋子里很静，她知道自己今天晚上肯定要失眠，此刻的她已经不是外面的那个仪态万方、风度翩翩的副总经理了，而是一个洗净铅华的平凡妇人，用不着矫情也用不着笑脸迎逢，也只有这种时刻才能真实地感到人是为自己活着的。

她没有想到这件案子会和自己扯上关系，全怪张佑民的那句话。摹拟画像的那副面孔倒是真的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那画像上的眉眼便出现在脑海里，可她实在想不起自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此人。她以前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记忆，也不曾因记忆的差误出过什么错儿，这一回她倒是真的糊涂了，越是拼命的想回忆起这个人越是想不起来，但摹拟画像上的那个脸谱却已深深地嵌在了脑壁之中，渐渐地，她靠在沙发上进入了一种浑浑噩噩的假寐状态。

嘟嘟，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惊了一下醒了，拿起电话：“喂，哪位？”

“是余小姐吗？”电话中传出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

“我是，请问你是哪位？”

“嘿嘿嘿，”电话中传出一阵很古怪的笑声，透出一阵阴冷之气，吓得余玮全身神经都绷紧了“余小姐认识的人太多，想不起我理所当然，”电话中的陌生男人用一种讥诮的语气说。

“喂，你到底是谁？”余玮非常紧张。

“你想不起来更好！”陌生的男人继续说，“余小姐，万一你想起我了，最好是当做没想起来的好！”

“喂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今天不是一整天都在陪着公安局办事吗？明告诉你，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也是你现在拼命想回忆起可能暂时还没想出来的那个人，余小姐，我想提醒你一下，人有的时候还是糊涂一点儿的好，我还告诉你，我对你的情况都了解，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里，你听我说说你的情况看对不对，你家住在建设街25号，你离婚了，如果你这会儿没有情人在身边的话你是一个人呆在家里，对吧？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清楚，你有一个儿子名字叫肖晓，在上市第一幼儿园，你每个礼拜五都要接他回家住一天，礼拜六下午由你那书呆子前夫接走，我说的情况有错吗？”

“你到底是谁，想干什么？”余玮冲着电话叫起来。

“别激动，我对你完全没有恶意。刚才我还说漏了一点，你和一个叫赵大刚的男人目前正打得火热，赵大刚是市委机关大院里的一个什么科长对吧？听说他很有前途？听说他有老婆对吗？别担心，我这人嘴巴很稳的，不该说的话绝对不会说出来，你也有这个习惯对吗？不该说的话就绝对不说，多嘴多舌的绝对没有什么好处！”

“喂喂，你到底是谁？”